

弢園文錄外編

弢園文錄外編卷十二目錄

言和

言戰

擬上當事書

擬設洋藥總司議

附臆譚

敦本

簡輔

治兵

擇將

用兵上

用兵下

取士

重儒

肅官方

久任

求言

理財

弢園文錄外編卷十二

長洲 王 蘄 无晦著

和

自法人敗盟以來多所需求志在要求意存凌侮其勢固宜戰而不宜和能進而不能退可拒而不可許也蓋以我所據依者理而已矣情而已矣理直者氣自壯情正者言自順以中國甲兵之衆材力之裕備蓄之饒守備之密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固何難與之相見於疆場督師於邊境哉我於此但當計曲直而不必計勝負但當計順逆而不必計強弱此一役也
列祖
列宗實式憑之昔天率土罔弗共之况乎天下之懷義憤也久矣以法人之屢次無禮於我羣且嘗裂裳指無不延頸企踵擐甲枕戈以待事機一旦決裂然後奮臂

以與投袂以起而與法人爲難此誠事之不可緩機之不可失而民衆之大有可用也以是議者皆謂此時非一戰無以作士氣無以振人心無以興人材無以宣皇威無以張國體不知此固然矣惟是和戰之權應操之自上能發者必先計其能收殷使人人皆以義憤爲辭鄉自爲團人自爲練袴金革習器械跳盪拍張悍不可制好事喜亂之徒乘機而入其中誰其能辨之者雖然思動至於潰爛不可收拾而於是乎天下多事矣此固不可不慮也又况今日者泰西各國通商中土其與中土商民平日非有勢分之相臨也非有恩信之相結也非有意氣之聯絡也非有情誼之浹洽也其待中國之人以禮貌以情意以和周旋交際者固不乏人而其間或有恃勢妄作逞彊橫行待之不以其道者亦未嘗無之

衆固無如之何而其心之衝忿蓄怨固已久矣徒以一人鎮
之自上百執事奉承奔走於上以相左右而保持之故皆俯
首聽命若一旦法事猝興人思報復保母有別國受其害者
乎至此將誰執其咎哉故民氣可靜而不可動民心可聚而
不可涣和則可暫安於目前而戰則兵連禍結一時不能窺
其究竟也以管見言之莫若暫與之和而亟圖自強當今要
務在與法重訂詳細條約其中自有主者非外人所能越俎
亦非一介小民得以妄參末議自取罪戾惟彼則索賠償索
撫恤百端以要我而我則置之不復理似乎相去懸殊雖欲
議和無從說合竊以爲禮之用和爲貴馭遠睦鄰之道斯爲
美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天之道也苟其所求甚奢勢固不能
強從若不過區區百數十萬金似尚可行獨是所爭者在乎

正名而已初不在乎索之鉅細多寡也賠償卽爲酬餉固萬
不能出之於我卽撫恤亦非我之所當行也諒山一役其發
難始自法人我國兵弁多所死亡豈法宜撫恤而我國之若
軍若官乃任其暴骨於郊原流血於溝澗哉我有撫恤之費
彼亦當有補苴之費則所持乃得爲平所謂乃稱爲允今者
不必議撫恤不必議賠償大皇帝大度含宏恢乎罔外筐
篚玉帛古者行成修好之所不廢盟聘會同之所常有以黃
金若干鑑白金若干斤遺一介之使馳尺一之書饋於法之
總統曰此言和之禮也惟茲不腆藉以結兩國之歡而永萬
年之約若法廷報幣之來卽一二金之物亦足以將意我則
惟重其和禮而已厚往而薄來所以示懷柔遠人之道也此
亦九經之一也我則曲盡斯意爲天下蒼生而屈亦爲泰西

列國通商而屈非畏法人也若猶不許是法人不顧生靈之
塗炭也不顧萬國通商之大局也誰爲戎首誰爲禍始天下
當共知之然後我傳檄通國布告鄉封惟有左執鞭弭右屬
橐鞬以與法人從事嗚呼法人於我 中朝豈真欲出於一
戰哉彼有挾而求至再至三聲言南趨臺嶠北駛析津無非
肆其恫喝之故智耳我前言法人於中朝有五不可戰亂黨
盤踞於內強鄰眈視於外守國之防卒不能盡撤駐越之成
兵未可遽離勞師襲遠越境圖人萬里饋糧兵不宿飽重瀛
調舶士非夙習此五難也馬達加斯蕞爾小島也以兵臨之
屢聞敗耗與英議埃及新闢之河噴有煩言或不免於爭瞻
顧張皇動掣其肘外強中槁情形立見是彼爲已謀之不暇
何暇謀人乃更欲樹一敵於中朝其計亦左矣其志亦儻矣

我中朝始終持前說堅忍不拔一聽客之所爲則其氣沮矣
其術窮矣沐猴得冠黔驥無技正今日法人之謂也雖然伸
於目前者我喜彼怒仍必洩憤於將來屈於暫時者彼怠我
奮自可相安於日後草莽下士罔識忌諱平生忠憤無所發
抒輒欲執戟荷戈爲衆先驅特以灼知遠情熟揆大勢和則
可冀苟安戰則難籌全策蓋天下事不徒恃戰不徒恃和恃
我有以當戰則戰當和則和而已不患在戰不患在和在我
有以備於戰之先善於和之後而已法事既平正我國家勵
精圖治發奮自雄之日誠哉張幼樵侍御所云法事之終正
兵事之始也請得而縱言之曰無因循也無苟且也無蒙蔽
也無粉飾也無虛偪也無具文也無植黨也無營私也無偏
徇也無拘泥也無欺詐也無始勤而終怠也無玩時而懈日

也無有名而鮮實也倣倣西法毋徒襲皮毛也養民練兵訓士惠商舉賢任能簡吏擇官去虛儀尚實意敦品詣重藝術除律例之繁苛文試勿行時文武試勿以弓刀石別開文武兩科務期實效與民相見以天與泰西列國開誠布公通彼此之情無以遠近隔達上下之志無以貴賤殊則所以治中而馭外者胥在乎此矣如是乃可以言和

言戰

今日法國之事我不知何以爲戰何以爲和何則法人設計以圖用兵以攻者越南而已其命將出師遣兵調船之初意不過四端曰酬餉割地闢路通商而已苟我中朝以越南爲藩屬二百餘年來久形恭順登於王會受其共球則不必待其作申包胥秦廷之哭而後援之也當遺一介之使以告於

法曰越南爲敝國藩封天下所共知貴國當亦知之幸以敝國之故勿加兵焉不然貴國有進征之師敝邦亦有往援之旅法幸而聽固兩國如天之福倘法人詰戎兵備艨艟以從事於越豕突狼奔鯨吞蠶食欲得而甘心焉則我朝廷亦當先之以文告繼之以武功命上將整六師雲集關外以保茲小邦越而與法人詰朝相見於疆場如是乃得謂之戰去歲李傳相與法使會於海上雍容辭命往復周旋未有成說法人逞其跋扈恃厥恣睢一舉而入東京再進而踞順化與越結約垂爲定章是其投鞭斷流之勢目中早已無建業矣我中國雖朝發軍艦夕遣營官羽檄交馳倉皇境上而出關之師究未與法人一矢相加遺並未交綏卽行退守如是何得謂之戰和者對戰而言者也旣未與戰又何得言和此我

之所以不解也曩者俄人之伐土耳其也英人聲言救援今日發勁旅明日調堅船帆檣馳駛旌旆飛揚一若大舉博戰卽在頃刻間逮俄入土都大局已定而英終袖手作壁上觀迄乎歐洲列國集議之時未聞俄與英人再訂和約也以英雖有救士之名而未嘗與俄有交戰之實也兵賈未開也邦交如故也今日法越之事何以異是且法人於越南固已大逞其所欲矣其循北圻而往如崩松如洪化恐已入而踞其城垣佔其營壘戍以重兵不復還越則地已割矣循紅河而往欲泝之而通道於滇蜀舟楫可行駛商賈可往來則路已闢矣法人於此尙復何求不過通商蒙自撤兵越境則須請命於中朝耳是亦不過另訂商約而不得謂之和也酬餉一節明言不欲過索棄已昭然白之於天下前盟具在口血未

乾何得再有後言此不過以越南負盛猶獲石田歷來兵費必不能償故思及我中朝耳彼來議和之時早有深意不然越南之事中朝已概置不理本不必無端奉入自多枝節其來只請通商一欵或再請撤兵之期耳我朝與彼立約亦當削除越南諸說不必與之爭藩屬之空名爭之彌復損失國體耳法在越南早已定有約章又何必我朝再預其間哉法人如以越南爲中朝藩屬則揆之萬國公法必不能與兵致討取其土地戮其官民作封豕長蛇之薦食苟以爲無預於中國則又何必釘入中朝約內申說再三此進退無據兩者皆無以自解也乃今者無端索賠其情其理更不可問又多肆其恫喝則惟有與之一戰而已夫戰非我之所欲出也設使天牖其衷法人悔禍兩國講信修睦以玉帛而不以

兵戎豈非社稷民人之福無如彼以戰來我不能不以戰往
是戰者乃我之所以應敵也非我爲戎首也非我爲禍始也
天下列國之所當共諒者也戰之之道有二曰暫戰曰常戰
法人自恃其船堅砲利將猛兵精以爲無敵於天下非先一
戰以挫其鋒必不肯俯首以就我範圍彼不過欲酬歎若干
萬而已若先與議定以一戰之勝負爲取與約於何地開仗
然後兩國以兵戎相見若中朝獲勝則作罷論法人不得再
啟釁端法勝則所議若干萬敬拱手而奉之於法無有異說
此所謂暫戰也未戰之先當屬三軍而告之曰我朝國勢之
盛衰兵力之強弱萬民之所仰望列國之所注觀胥繫於此
一戰鼓其勇作其氣重其犒賞激發其忠義悉精銳厚勢力
驅敢死之士材官技擊不專一長而統之以百戰之能將安

見其不可出於一戰哉既戰而後界之則我可自愧於天下
我朝自二十餘年來講求武備整頓邊防倣倣西法製造
舟艦鎗礮練兵士礮器械淮勇湘勇各自成軍號稱勁旅設
非出之於一戰則可用與否未由知之若遇事變之來畏首
畏尾虐與委蛇動以賄賂行成徒張敵國之氣燄而墮我軍
之志氣所謂膽智者何在所謂勇略者何在敵不可縱禍不
可延曠軍實而長寇讐正今日不戰之謂也顧戰必有以制
其死命而後可曰出奇曰用間曰以靜制動曰以逸待勞曰
以主禦客曰固扼險阻曰嚴絕接濟曰但守之於內河而不
必擊之於外洋法人狡譎特甚其用兵於中國必先以輪艦
十餘艘游駛洋面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誤我使我眩其虛聲
而多爲之備備多則勢分備多則力渙彼乃得舍堅而攻瑕

避實以擊虛而於是乎得逞其志矣我當何以馭之曰靜則可以制動逸則可以待勞彼客我主守有常所無事疲於奔命法之大艦巨礮但能縱擊於大洋彼欲攻城略地勢不得不登岸我但扼要以守之地雷坑穴無所不備在臨機以應變而已俟其進而擊之彼豈能飛越雷池一步哉彼之所至大抵多以失業之流氓爲耳目近鄉之漁艘爲接濟此在地方官嚴申禁令而已行保甲之法厲連環之罰有犯必懲戮之毋赦殺一二則千百知警矣是在上之雷厲風行而已制敵船莫如用火攻行之於大洋則難而行之於內河則易粵閩浙三省多出海之漁船其操舟之舵工水手類能狎風颶涉波濤如履平地毫無所畏我懸重賞以購之高爵厚祿以餌之聽其所爲毋掣其肘如能成功則以全舟所有畀之彼

自致死效命而不辭火攻之術旣行天下豪傑之士必有聞
風而興起者卽遠而行之於西貢海防亦無不可更何論乎
中國哉此所謂常戰也我中朝旣出於戰必當持之以恒久
舉之以全力勿以小勝喜勿以小挫驚中國海疆南北逶迤
萬有餘里備不勝備防不勝防宜區爲四軍而統之以四重
臣以節制而總轄之寄以專閩之任重其責成遼東三省爲
一軍直隸山東爲一軍江浙爲一軍閩粵爲一軍敵至則應
敵去勿追守有一定之地敵人入尺寸卽治以重罪頒詔天
下舉賢才尙藝術召奇材異能勇力折衝之士以實行伍如
有成效不次拔擢此一戰也薄海臣民罔弗共之一戰不勝
則再戰再戰不勝則三戰務有堅忍不拔之志時際艱難人
才自生以中國之大豈無非常之人以禦侮而定難者安見

法之必操勝券而我民之不可用也哉無畏敵無貪功無退縮無凌競無驕悍無委靡有赴敵進死無怯敵退生上下之間一心一志一力一體卽橫行於天下且不難更何論乎法
人必如是乃可以言戰

擬上當事書

爲敬陳管見以備采擇事竊聞謀必出乎萬全事必操夫勝算謀成而後行事定而後爲則一舉一動可無後悔用兵之道尤宜慎之又慎非過爲老成持重畏葸瞻顧也必審我有以制之而有餘然後可一發也毋憚彼強毋恃彼弱毋虞其多難毋患其肆橫在我先有以自審而已今日者法人之凌侮極矣驕悍極矣勢不得不出於戰以彰天討以奮天威用伸薄海臣民之憤理直者氣自壯名正者言自順法人

雖狡揆之天理人心必不能逞也然天下事固有不能盡以常理測度者也張法人者謂其船堅礮利將猛兵精輕法人者謂其財殫力竭民窮國蹙強鄰峙於外亂黨踞於中他處兵事已形棘手惟管見霸不謂然法人之來擾中國尚利害參半獨我之禦法人爲有害而無利何則我與法所爭者空名而已而其間所失者實大戰而捷法人必思報復未必卽肯甘心俯受挫折兵連禍結靡有已時法人今日首先開數於中土一戰於基隆再戰於馬江雖迭有勝負而我國受虧已甚統計兵輪砲艇船局礮臺已不下二千數百萬始事已如此後來尙難逆料雖他省防堵完密守禦嚴法兵卽來不以力勝可以計殲然今日遣艦幢明日調士卒經費浩繁何可勝計他日欲令法人償我兵餉勢恐不能今法人自初

七日退兵之後寂無動作其意蓋有所待將俟增兵既至然後合而攻我進攻福州之法兵皆經廬圍挫敗之餘衆猶且猖獗如此若從法國調來者其銳氣當增一倍亦可推矣法人所注意者閩則臺府粵則瓊州皆孤懸海外可以鐵甲戰艦火輪兵船守之於大洋而不虞陸路之追截其擾臺灣則必先踞澎湖以爲泊舟駐兵之地臺灣幅員遼闊物產富庶且爲東西航海者之中道泰西諸國皆所垂涎法人要必以全力赴之其情形固已灼然共見然則我所以禦之之道如何當必以水師兵輪爲先夫與法人交戰擊之於大洋不如守之於內河拒之於水不如持之於陸此固人人知之矣惟是我國海疆延袤萬三千里備不勝備防不勝防況所有輪船兵艦皆不能駛出大洋衝涉波濤測量沙線辨識風雲况

乎與敵決戰而縱擊也哉以此敵船來莫之遏去莫之追飄忽無定往返自如沿海礮臺苟不善守勢必突遭糜爛經營數十年而毀之於一旦殊可惜也夫礮臺原以制敵船而設專爲守禦計其建築悉準西法宜若可恃不知礮臺所重者在司礮之人苟司礮能資熟手擊放遠近自有定準今倉猝從事未經練習砲皆虛發敵船無所畏懼且敵船在海中旋轉無定其中之也難敵臺屹峙海濱其中之也易以不準之敵攻無定之船此所以爲敵船所乘也濱海居民即可遷入內地空其地爲甌脫亦是禦敵之一法然商務壅阻謀生路絕小民蕩析離居情殊堪憫設使無所得食肆行搶劫或起與西人爲難致賈調停南方民情浮躁北方風氣剛勁皆足以生亂而釀禍與法人相持一二年間其變必生今粵東兵

事未興而佛山鎮民已毀教堂兩所此皆英美兩國人所設與法人無預愚民何知但知抒其積憤而已鬱啟自民咎歸於官保衛之術至此朝廷必有所不及而泰西各國之齷齪起矣俄人於西北一帶久耽虎視特無間可乘耳今許法人前來保衛鐵甲戰艦不日東駛法人寄居通商口岸難保無通消息行接濟偵探我之虛實盡爲彼所洞知欲行驅逐俄人當必有辭苟處置不善不免又樹一敵俄人强悍無理不亞於法人彼若來華事多掣肘至我內地民情亦可靜而不可動各處齋匪教匪哥老會時思蠢然爲患倘與法相持日久民之失業窮苦者必多外憂旣亟內患堪虞於此而圖消弭之正非易事卽曰遣發勁旅出關收復東京直搗西貢此固圍魏救趙之法使之還兵自援以相牽制卽以越南爲戰

場而中國海面可無法兵不知法人固狡甚也彼自知不長於陸戰越南一隅暫時可以乘而弗爭而專以水師輪艦擾我之沿海復殘破之越南而喪我完固之海疆孰得孰失何待三思况議和之時彼仍必索還越南也哉總之法人一日不靖和議一日不成則海防一日不可撤勞師糜餉伊於胡底法人可來而我不能往法人本不以通商中土爲急務今年不勝則明年可再舉明年不勝則後年可重至或二三年或四五年屢肆不已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誤我而我所以禦之者窮矣卽曰持之以定力而海防之費從何籌措法人之性好急急則其來也必驟法人之俗喜門門則其敗也不卽止中國無一事可以制法人之死命而法人之擾中國可以從容肆應而有餘此則不可不熟思審處而先爲之計慮者

也中法交兵民間義憤當或可用然極言之民之義憤究不可恃也誠使普天率土敵愾同仇富以財貧以力從戎致命荷戈前驅以與法人決一死生豈不甚善而今皆無聞焉是不過徒有其說而已况其中或有藉端以滋事逞臆而妄行者一旦不可制遏反足爲患今者我國家水師未練也兵輪未廣也統領未得幹材也駕馭未得能手也鎗礮之施放未精也器械之攻守未備也必恐心講求先事整頓行之十年始可與法人一戰行之三十年然後可縱橫於大洋之中入法之境而侵法之疆此時似猶未可與之卽出於戰也或曰中朝倣倣西法振興武備籌辦邊防製造鎗礮建築礮臺行之已二十餘年何患不濟且湘軍淮軍夙稱勁旅統兵大員皆身經百戰之名將久娴行陣深諳韜鈐以此臨敵何患不

擢今日卽以臨陣爲練兵殺敵爲講武一戰不已則再戰再戰不已則三戰以百敗不撓之精神而持之以百戰不懾之志氣不以小勝喜不以小挫驚經一創增一智堅忍布拔百折不同彼寡我衆彼客我主彼勞我逸彼遠我近彼敗則必濟師於其國調師遣舶計程則三萬餘里計日則一月有半計費則一卒之費需五百圓我則振臂一呼雖驟集數十萬眾不難時艱才出必有豪傑之士羣起而助我者由此言之復何懼乎法人且其勞師以襲遠越國而轉門貲糧屏屢器械藥彈儲蓄必饒輪船非煤不濟而煤斤重滯勢難多載經歷數萬里之遙不得不賴沿海口岸爲之接濟旣經示戰按以萬國公法泰西列邦皆不能應其所求至內地姦民則在乎嚴刑峻法以治之地方官更加意盤詰自能絕其根株各

處漁船亦必行連環保甲之法以清其流弊并招募其人以充團丁果能殺敵致功自膺重賞有能設法焚燒敵船者立予破格恩施高爵厚賚在所不吝我但守禦嚴密雍容坐鎮而彼自疲於奔命矣所謂靜可以制動也昔俄之未強也瑞頗興師伐其國俄戰屢敗臣民皆主議和獨俄主不可謂國可亡戰不可已其後卒勝瑞頗而國日以强盛堂堂中國詎不如俄不知以上所云應敵之謀料敵之說言之則易而行之則難語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今我之所短彼已盡悉彼之所長我未能及天下有先事圖維則有餘而臨機應變則不足一著遽誤全盤俱空辦土寇與辦洋匪其間不可以道里計俄瑞兩國境壤相近所爭者在併兼土地侵割疆宇關繫者大今中法所爭者空名耳爭空名而受實禍竊以爲識

時達勢之智者所不爲也處今日之地固萬不能言和惟有
速行整頓戰事而已若彼知難而求退我亦似可虛與之委
蛇曰暫忍以罷兵待時而後戰法事之終正兵事之始富國
強兵治中馭外宣國威張國體請俟諸異日未有不得
之於操券者否則徒以一時之不忍而舉一國之全力以相
搏獅虎忿爭必有從旁冷眼以觀者竊以爲非計之得也兵
凶器也戰危事也徒恃一戰以自強竭全力以從事爲中國
久遠計則可爲我朝一時計則不可爲將來計則可爲現
在計則不可凡事豫則立惟有備乃無患養精蓄銳深識遠
慮天下何事不可爲豈獨禦區區之法人哉鄙意卽欲與
法人戰亦當謀定而後行事成而後爲不必汲汲於一時也
天下機會之來豈有終極忍之於今日而報之於他時天道

循環斷無或爽或者謂今日再與法人羈縻而示之弱則他國必有起而效尤者我朝之患正未有已時今日之害猶小他日之害爲大也不知苟能自強彼必畏我何敢相侮今法人之誅求無厭非理妄干正以我海疆之備有懈可擊耳富強之效已覩馭外之權卽基於此愚以爲事至今日要當實事求是不必涉矜誇獻頌譽鋪張揚厲專作美談必令天下進說之士直言無隱以聞過爲喜以攻短爲尚而後天下可治韜春愚下士罔識忌諱特忠君愛國之念耿耿不忘故敢盡其區區伏垂亮察不宣

擬設洋藥總司議

鴉片產於印度而總滙於香港近年吸食者愈衆走漏者愈多不獨爲通商全局中一大漏卮而於國家釐稅所關亦非

淺鮮今欲杜其弊清其源絕其流正其本莫如設立洋藥總司而以其權歸之朝廷蓋權烟之中隱寓禁烟之意焉何謂洋藥總司總理衙門移文於英之駐京公使并我國駐英欽差使與英之外部大臣印度總督酌商許在印度香港兩處由中國簡放榷烟大臣駐劄其地專理稽查烟務所有鴉片入中國者每年或十萬箱不等由印度商人報明印督由印督移咨中國駐印大臣按期運載至華聽由招商局輪船代裝駛往各處通商埠頭以香港爲總匯之區存貯棧房以待分運蓋走漏之弊杜之於中國則難杜之於印度則易何則印度英商自行運載來華既至香港之後中國海面港汊紛歧各處皆可繞越且走私輪船又復迅捷異常乘夜偷渡不服盤詰中國奸商又與西人互相表裏恃爲護符冒險影射

詭計百出勢實無從稽查今於印度出口之始一報之於印督再報之於駐印大臣給以文憑其來數已昭然有據雖欲偷漏勢必不能若其中有非在中國銷售者則不得載至香港爲存貯之所印度栽植鴉片歲有定額不得多種販運中國十萬箱之外不得再有所加違者有罰英廷設法本爲至善無奈一經出口分運各處卽已難稽其報之英官原有總數而所經中國關廠報稅抽釐每於總數不符兩兩比較相懸甚巨非由偷漏胡爲至此今於印度載至香港之後若英人欲分運中國通商口岸銷售恐聽其便惟載運之船存儲之棧皆由招商局代爲經理其費一秉至公如或英商以爲不便議不能行則有掛號領憑之一法何日進口何日出口何日分運各處通商口岸須詣中國駐港大臣一一報明銷

售之後然後納正稅及子口半稅此於印度官商皆有益而無損而亦任其隨時消售販運無一毫稍掣其肘誠如是也中國所設一切緝私委員巡船皆可裁撤所省者大何憚而不爲況乎榷烟原可與禁煙並行而不悖所入中國若干萬箱每歲爲期原有限制本可歷年遞減正不妨與之悉心以籌和衷共濟總之我所以待遠人者不外乎開誠布公實事求是絕不參以釐毫私意粉飾於其間可行與否在乎能直告之而已秉之正持之嚴彼亦有所憚也鴉片本一毒物非以養人乃以殺人旣爲鄰好之邦乃以毒物販售於我利己而害人旣以良法美意與之商而彼不聽是不欲我由漸而祛害也天下中外雖攸殊總不外乎理而已矣惟理可以折之如不然者仿前代榷酤之法凡有印度所來鴉片悉歸之

官由官以售之民西商如有私販者倍嚴其罰此亦杜截偷漏之一端由是售烟者區之爲烟戶吸食者當必漸寡將見不三十年而烟可不禁自絕矣嗚呼今當軸者孰能肩此重任哉

附 謠譚

荒閭避跡幸遠毗機啁啾謹雜中默焉而已竊以麌才短於涉世朋逞儻接酒酣耳熱輒攘臂奮舌妄譚經濟詆詞痛哭罔顧忌諱取嫉當事中以奇厄危而僅免又安敢再侈口以言時事哉嗟乎當此烽煙湧洞灾亂迭搆慘目慘心未知從何下手偶讀古人言事之書其所隱憂私識皆足以拯拔時弊不禁怦怦心動因是不憚重蹈咎轍輒作舉言比諸枯蜩寒蟲自呻自吟不欲人知以求采納蓋古之人雖伏處菰蘆

謫逐僻遠其忠君報國之念未嘗一刻忘也苟可以爲國者
知無不言卽言不見用或言而獲罪終不能自己余也謫殿
臯廄窮竄蠻鄉憂時憤事此心耿耿固在漆室之女不諒其
志聽諸悠悠可也同治紀元閏八月二十四日天南遜叟自
識

教本

嗚呼自三代封建之法廢而後世帝王所以待宗室者皆未
能斟酌損益權衡厚薄而適得其中西漢鑒於七國之禍而
其權漸移於外戚成帝時宗族之著於籍者十萬逮乎王莽
移漢其得存者數千而已自魏以來勢同孤立當夫開國之
初非不思矯其弊而立法未善旋卽更張試觀由唐宋以迄
元明其間親貴者猜嫌疑忌終至殺戮就藩封者仍不得尺

寸之柄稍自展舒食租衣賦有空名而無實用數傳之後下
儕岷隸歷覽史冊帝宗皇族鮮克自振拔者或以不軌除國
或以驕蹇失職則在乎養之而未知所以教之之道也此則
言乎宗潢近派耳至於疎族遠支所以培植而安置之者亦
未得其當不然給土田盡職守聚族而居各事其業仿古者
所行宗法以大宗聯小宗互相維繫各自約束必能漸至盛
強以爲國家輔佐誠以宗族者國家之枝葉枝葉強則足以
庇其本根古者封建諸侯率輔之以强宗盛族如封康叔而
分之以殷民六族封唐叔而分之以殷民七族是也巨室世
家與國盛衰同休戚而共榮辱自後世世爵廢遂無世臣宗
法廢遂無巨族一旦有事而可恃者無一人內無以助貲輸
粟外無以保疆禦侮一蹶不振易至於亡然則有國家者其

於厚宗植族可不亟講哉欲固厥本當行宗法而佐以屯田
鄉落之間悉寓堡砦習戰攻明守禦兵農交輔耕作相資俊
秀者使登仕版壯强者倍給廩餼有事皆可以備徵募供調
遣在城者足以佐防兵在鄉者足以助團兵在畿輔者亦以
此法爲宗兵如是而根本不强枝葉不盛者未之有也我國
家既定天下於各直省建置滿城設立駐防兵額凡撥居隸
籍者男女皆頒給糧祿歲有常例不勞而食誠優厚宗族之
盛典也然當時人少戶寡天下之所出足以養之而有餘二
百年來生聚日衆養之不足必至予之漸薄而彼所恃以餉
口者亦必不給則二者交病况其在城者無事不得擅離如
圈牢之養物且子姓日多而令其游手無業安居坐食非所
以爲教也精薄不贍窮困無告必至貸錢逋累非所以爲愛

也有餘則驕淫匪僻不入於善不足則貧窘無聊告貸民間以期他日出仕取盈蓋有致之而然矣竭百姓之力糜無益之費而成其不教不愛之實竊以爲立法似未盡善也况至今日滿人之在各地者居處已久無異土著其馴順者游談玩日肆橫者游手滋事甚或居民畏之如虎如欲亟爲整頓尤當使之各事其事隸兵籍者日加操演猝有變故緩急可恃入仕籍者歲加攷試寬其額以儲選用士農工商四民之業一如漢人毋得仰給於外婦女亦勸女紅學蠶織其居處不必在城也業耕稼者當使散布鄉村而以宗法屯田爲之部署富以濟貧有以通無庶幾可行之久遠也不然豈第飢寒之患哉

簡輔

夫國家任人所恃以安危者輔臣而已唐宋有明以來多以一人與以一人喪元代立相皆取用色目人而漢人不得與中書然有元九十年間未聞有賢相也明祖以宰相權重不復建置寄其權於六部而後之大學士卽宰相也所謂名去而實存也本朝立相參用滿漢法至善矣近今十年來道咸之間漢人之爲相者未聞有赫赫之光足以震動朝野維繫君民豈草澤布衣知之有未盡耶徒聞旅進旅退以竊位苟祿固寵全身已耳或曰本朝之無權臣足爲盛德事滿臣中如鰲拜噶禮等雖稍有恣橫者而漢臣則無聞也本朝未嘗輕殺大臣近時間有如者英柏葰等未易一二數而待漢臣尤厚居臺閣者多以功名終則所以保全大臣者其恩意豈不渥哉吾則曰此皆漢臣之爲自全地者多也本朝動以

資格拘限循至爲相不復采諸民望察諸輿情古昔慎簡之意無有也其爲相者已多臻中壽半致耄昏諺曰老將智而耄及之孔子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况其循至相位者由於閱歷甘苦得失而來鋒芒已盡肝膽不張不肯爲國家擔持大利害而爲深謀遠慮之計徒忝高位重祿汲汲沒沒拱居其職數年而已國家何賴乎有此相也蓋上智之人老則歷練精中材以下老則趨避熟而天下上智少中材多則所以慎加選者可不亟哉善爲政者先在平日親賢儲材親賢則不肖者遠儲材則緩急有可用之人二者所以爲簡輔之地也誠以輔臣所繫乎國者甚重其職佐天子進賢退不肖黜陟百官各當其位昔者堯以不得舜爲憂舜以不得禹臯爲憂蓋欲爲天下得人也宋之相韓富寇范司馬也天下交

賀外舜動色及其相王安石蔡京而天下囂然不靖矣明之
三楊在位而事治嚴嵩以青詞取相而國弊則下民之休戚
可以卜相臣之賢否也今相臣之去就廢置若無預乎草野
之休戚並不繫乎朝廷之重輕在民若馬牛風在朝若九牛
毛鳴焉用相爲哉此皆由公輔之不能得人而枚卜相臣未
極天下之選也今必破除陋習毋拘常例務采輿望之所歸
苟其材也皆可簡用一歲三遷不嫌其速不由科目毋患其
淺不必定取諸翰林中也夫翰林不過微一日之短長其所
對策多浮泛掇拾務詭時好其未得志也趨權門排列鮮
勵名操及既得志養驕居優日積月累坐致高顯爵位已極
而患得患失之心更不可問雖未必人人盡然而委靡末流
之中難自振也久矣惟上能不循成格以求相則在位者人

人皆思奮勉而賢不肖辨矣

治兵

兵可百年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有備始可以無患兵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所謂備者訓練之謂也治之於平日斯能用之於臨時今我中國之大弊在無事養兵有事募勇非兵額之不足也在乎自遠調遣曠日持久資糧屏屨必給之而後行而領之先則糈臺之出納遲之領之後則營官之侵尅繼之及兵既至則賊勢已成賊志已固賊守已堅而官弁所統率者祇此數百之衆猶以羊入虎口至亦無濟於事而賊乃得逞其所欲恣其所至一旦敗壞決裂遂不可問當事者知兵力之不能及於是倉猝召募購買器械幸而集事賊膽愈張外而羽翼已成內而民人罹禍至後攻賊著效或

亦賴勇之力而不知將兵者已幾費經營幾驟帑餉矣然則平日之所以養兵者固何爲者哉蓋虛數冒糧老弱充額演練不講器械未精一切奉行故事視爲具文其弊固不勝枚舉也今日所募之勇幾遍天下各省被賊之後軍事旣定或卽有改勇爲兵者誠見夫勇也者聚之易而散之難也顧各省一遇昇平卽以兵爲無用軍營中積習相沿牢不可破因循如故也粉飾如故也推諉如故也畏葸如故也虛夸如故也其所爲兵者跳盪拍張漫無紀律勇於私門而怯於公戰見民如虎見賊如鼠營中所用者不過弓矢刀矛也卽曰有所專長亦不過擊刺而已如是雖曰有兵與無兵同論者皆謂賊平之後必當改紀軍政整頓營規練習武備講求兵法置辦利器一改從前之面目蓋事貴隨地而制宜道在因時

以善變今日行軍首重鎗礮遠則有礮隊近則有鎗隊器必
堅利學必精能坐作進退之間一聽統兵者之指揮其臨陳
衝鋒尤在乎有進而無退其忠義勇敢之氣積蓄於居恒而
奮發於一朝其氣既鼓有死之心無生之志如是而不勝者
未之有也此之謂能治兵矣然其所以能致此者謂五言以
蔽之一曰厚精神以養其身家二曰精訓習以爛其技藝三
曰嚴教化以作其志氣四曰共甘苦以結其心志五曰明賞
罰以堅其服從恩威竝用寬猛相濟而後兵之於將如身之
使臂臂之使指安有不聽約束不遵禁令聞敵猝逃望風先
潰者哉顧天下不患在無兵而患在無將諺云千軍易得一
將難求卽門將能將已不數數觀矣况乎名將大將智勇足
備者哉欲備將材非一朝一夕之功也近之則在慎選營員

遠之則在別開武科甄別考試一切成法悉請廢之而在求真材嗚呼今日之要務其一在治兵其一在擇將

擇將

夫天下不患在無兵而患在無將將得其人則兵無不治兵無不強然則擇將可不亟講哉擇將之道夫豈在按時大閱以弓刀騎射爲足盡其能事也哉武科之設亦惟是弓刀石三者是尚以爲遂足拔尤而選奇不亦慎乎且歷代以來多重文而輕武每於武試一科不甚措意取者奉行故事試者僥倖必得濫竽充數務求足額卽如蘇松各府習武者少幾於孰途人而取盈也謂武科之足以得將才誰其信哉夫爲將之材不一通古今識形勢辦輿圖知險阻則非由於讀書不可其爲將也有大將有能將有戰將有偏將必皆儲之於

平日以爲臨時之用平日所以甄別而考驗者當分爲數途
其一能知兵法識天下阨塞之所在有備無虞設伏制勝其
材略足以冠三軍其志量足以超萬衆是謂大將其二能布
陣法建營壘築礮臺足以應變而陷堅衝鋒而折銳是謂能
將戰將其三能嫻技藝熟稔鎗礮遠近之度命中及遠從無
虛發是謂偏將此必設立武備院招徠人材入其中悉心肄
習由兵政衙門按期而試之三年拔取前茅賞以頭銜畀之
以事功凡此所以預儲將材也武科之法亦必一變而大率
不外乎是麾下之兵簡選若干歸其訓練厚其祿粟使其相
習以專責成一有調遣聞命卽行稍有稽遲惟統兵者是問
誠如是也天下無不可擇之將卽天下無不可用之兵有將
則疲兵皆可成勁旅也昔吳起用魏而魏強用魯而魯勝用

楚而楚振夫豈異人任哉是則兵之可用不繫乎將哉故今欲治兵莫先於擇將

用兵上

居今日而欲用兵難言之矣羸老充數虛額冒糧恆葸憚出跋扈不前悍不遵法疲不用命上則因循苟且曲護掩蔽下則挾寇自重因而制其上積弱難振積玩難肅積驕難鋤積惰難奮此其患不徒在步伐之不齊隊伍之不肅行陳之不先器械之不精戰鬥之不勇調遣之不速也卽一旦以此數萬之衆與之誰可用者嗚呼今日之兵紀律蕩然跳盪拍張不就約束遇民如虎遇賊如鼠入市一闖入村一空其實在將而不在兵蓋有以釀此驕兵疲卒者非一日矣有功弗賞有罪弗誅失律輒匿弗以上聞偶獲小勝輒鋪張以自夸罰

輕而賞濫袒庇親暱曲徇私情進有必死之憂退無失機之
戮人情孰不樂生而惡死此士之所以聞鼓而奔望鋒而靡
也夫功誠宜賞罪亦宜罰今不問功罪而但計親疎親者勝
則冒功敗則倖免疎者雖有勞而弗錄不平不均何以服人
甚者捨邱山之罪而不誅而惟毫毛之功是賞其誰不效尤
以相蒙也哉今欲兵之足以禦寇必先在鼓舞士氣移變宿
習整頓營規改革軍紀明正典律嚴行誅罰日練月訓歲閱
軍中所用以火器爲先有鎗隊必有礮隊鎗以擊近礮以擊
遠毋虛發毋倖中發火制敵例有專司習之於平日斯臨時
有恃而不恐其在營也共甘苦同憂患而後能與之俱死此
非將之責而誰責哉故我謂今日之患不患在無兵而患在
無將有將則此皆可教之兵也吳起用魏強用魯而魯勝用

楚而楚振孫武雖婦女亦可教戰固不必擇地而選人擇人而施教也若廉頗之思用趙卒亦狃於所習耳非古來之爲大將者必盡用其鄉人也惟古來名將必有親兵得其死力夫衆在先爲之倡親兵者所以爲倡也臨陳衝鋒先登捷進而後者隨之矣今親兵爲翼護大將遁逃之用宜其氣之不振而莫之敢先也至於用兵之要我昔嘗言之曰用衆不如用寡使智不如使愚

用兵下

軍興以來十有三載矣賊所至輒陷沒無一能挫其鋒者况賊之猛悍善戰遠不昔之鬪獻而我兵不足以制之者何哉兵多而力分也說者謂我之受困於賊者在乎兵之不足賊出沒無常來往莫定彼聚我分彼衆我寡此賊之所以數得

志也不知兵少固不能作士氣兵多尤難以一士心兵不在
多寡而在善用今慮賊將至之處所以備賊者甚周且密廣
募壯勇督辦民團練習兵卒四處調集及賊至曾不能一戰
雖多亦何所用賊雖散竄各處而得城則踞其城目必有久
住之所如江甯省城之爲賊窟不下十年江浙諸城之爲賊
守者亦已二載何以失則如土崩瓦解復一城則累年曠月
而不能今淞郡滬邑及各處鄉間徵兵連衆水陸之師已逾
四五萬是亦可以一戰矣而釋甲執冰擁望不前尙復借資
於西人聽其指揮此真可爲長太息者也故我謂先所患者
在兵不足今所患者在兵有餘兵多則餉不繼又其志紛而
責貸不能常盡其力不觀夫工之昇木石者乎人衆則舉反
不速必滅人而始舉者欲其各盡力也今用西兵其費數倍

於我士勢恐久而不給且西兵但能爲我守城而不能供我
調遣由西弁統率則易約束易華官將之未必肯出其死力
折銳挫堅遽收其效即使臨陣兼用必互有所譏衝鋒竝驅
必心有所恃一旦獨出失其恃而氣反餒矣况乎主客異形
攻守異勢勢必不能常與西兵偕以觀望疲餒之卒養寇騎
惰之兵而重之以譏且恃之心雖吳起孫武復生亦不能驅
策之矣然則當奈何曰與其募西兵不如用西弁延西弁以
教我軍士專習洋鎗以收捷效俾拔戟自成一隊臨陳之時
西弁在先我軍在後則我軍人人皆西兵也如是一西弁可
抵數十數百西兵而收效自廣其次則在汰兵練士精械利
器明賞嚴罰專責重任刻日計時以規恢復上以是責之督
撫督撫以是責之提鎮提鎮以是責之游守游守以是責之

營弁逾限不克誅斥立加不患在不寬而患在不嚴不患在不惠而患在不威威信立紀律肅將領先卒奮兵志懾戰氣倍則庶幾乎收一之效也

此兩篇作於同治壬戌春初而三月間李爵相統師截江而來其麾下皆楚皖精勁之旅節制之軍壁壘一新氣象迥異然後能有戰必克長驅以前成破竹之勢收指日之效三年之間江浙底定於是觀之用兵之繫乎人也明矣
取士

古者取士用人之法莫善於鄉舉里選論秀書升以取之公擇之審采之與評而核之實行也兩漢治績之懋循吏之衆其效可觀已自科目之制典而此法久廢野無弓旌之招而賢良不蓄里無束帛之賚而孝弟不聞徒老死牖下湮沒於

鄉黨中耳於是人材日以薄雜士習日以卑汚取士之途隘用
人之程濫士舍科目一途雖有高才碩學達識明辨無由
自進金陵督同之言曰今之士皆民之實而竊士之名以取
之太多簡之太驟人人皆可爲士數年間一邑之稱士者已
至千百人按其中皆貿然無知者居多由是士習壞士風不
振因而曰天下無士豈通論哉譬如採珠於淵采玉於山取
之既竭則以泥沙代之人見泥沙前咎珠玉爲無用有是理
乎爲今計者莫如減其額遠其期與其多取而賢不肖之皆
多毋甯寡取而賢不肖之皆少且士既少則下知貴而爲上
者教養皆有實用學中廩餼醫院膏火養數百人而不足者
養數十人而有餘於是士不爲非廉耻懋焉顧其爲說是矣
而猶仍以科目取士也不知科目之弊可勝言哉采浮華而

遺實行習經義而閭時務判不知律策不通今掇拾剽竊以
微有司童之所習壯之所試不出章句陋亦甚矣其不爲俗
學所囿者千百中無一二耳夫人之精神智識亦甚有限自
幼而壯皆消耗於帖括中及其爲政茫無所得勢必盡棄其
昔之所學而更期用世此吏胥所以得操其權而顛倒之也
今欲明習政務通達治體崇尚廉孝奮勵賢能則在增制科
開薦舉而間行以科目至科目之制亦當變通宜分數端一
爲經籍史義一爲詩賦策論一爲經濟時務一爲輿地天文
一爲格致歷算一爲兵刑錢穀如是則取士之途廣而士無
遺賢責實之政成而人無節行欲士敦實行莫若修薦舉欲
士通世務莫若開制科國家康熙乾隆兩朝曾有博學鴻詞
之舉雖來者率以言進而一時之文學經術懷才負望皆出

其中何則上之所好下奔走爲以此循名而核實得人亦不
難矣制科所取如兵法吏治水利邊防藝術地理凡有一材
一能者無不俱收竝置終期有以佐爲政之實用薦舉責之
於督撫藩臬道府州縣而需由下以達上以民間推選之多
寡定其人品行之邪正聲望之賢否衆人好惡之所歸卽其
人平日之所爲亦可概見又所薦舉之人必其未登朝籍而
隱逸於草野者否則不在此例毋徇私毋謬舉隱匿蔽賢者
有罰舉任得人者有賞終期有以鼓舞閭閻孝弟忠信於無
形如是而人才不生風俗不厚者未之有也

重儒

嗚呼今日之自命爲儒者亦綦多矣而上之所以待儒者亦
綦賤矣士何以多其弊在取之太廣試之太勤而賢不肖竝

進也大邑所取不下四五十人中邑所取不下二十餘人小邑所取亦不下十有餘人而近又屢益之以虧額三歲而兩試之於是所謂士者邑必有數百人矣此數百人中果皆具有鴻才碩學能通今博古者耶蓋闡冗陋劣者十居其八九此士之所以不貴也欲士之貴莫若減其額遠其期毋濫取毋薄待得之旣難爲之甚少於是人皆思自奮於學而上之所以待士者其力亦足以偏給邑有書院里有鄉學使膏火足以資其誦讀士氣旣養廉隅自勵不特此也凡山長教諭學政務極其選今山長率以勢位有力者援薦視其升降爲去留甚至一邑而空齋脩脯者六七人鄉僻之士有畢生不至書院不識山長面目者是則空有其名也凡爲教官者率以老憊疲癃充選稍有才幹者以爲閑員末秩多不屑處而

爲教官者亦徒擁虛名從未一日與士相接不過於歲科試
獲雋之士斷斷然爭其贊儀厚薄耳學政觀風動循故事從
未有勘訪博采留意人才者每至試期刻日歲事匆遽迫促
務求速了以便再蒞他處其所拔擢安能愜望必以試院爲
養士之所但第其優劣不必分其資之多寡學宮爲教士之
地但計其業之勤惰卽辨其等之高下山長教官皆得以素
所賞知者薦舉於學政學政亦得於文學之外別采所聞擢
舉行誼物望之儒養之裕教之專勵之切皆所以尊儒而貴
士也雖然此猶以文藝言也道德品詣著於鄉閭而名未登
於巍科身猶隱於草野則有推薦之法必先由下以達上自
鄉學里塾薦之於邑自邑而郡自郡而省以薦之多者得舉
歷試三年無改然後任用因材器使靡有或遺所薦亦分學

行兩途任以親民之官則爲丞簿令佐任以文學之官則爲教諭訓導優異之亦得爲中書檢討蓋重儒必先由重儒官始儒官能砥礪風節盛致名望者外擢可至州府內用可升臺諫非驟也有重之之名必著其重之之實也初爲士人必先讀書於學宮肄業於書院優其廩餼令足以贍家無內顧憂三試不獲雋聽其改從他途或吏員或幕職略如明制如是則教養皆有實用且取士之法亦必一變時文至今日而極弊從未有行之五百年而墨守不改者既崇實學貴真儒盡其所以待之之道人才自日見其振興矣

肅官方

今日之可憂而宜急者在抑躁競惜名器懲貪墨夫躁競者進而恬退者遠矣其弊之極必至是非倒植賢不肖莫辨蓋

爲上者見其便辟側媚結納逢迎誤以爲能趨承奔走攀附
夤緣誤以爲勤於是避瘠超肥舍難就易乞恩私室植黨權
門視靡宇爲傳舍利膏血爲鉤餌請託公行貨賄蠻入詔訛
成風鑽刺得志勢敵可炙廉耻盡喪未有如今日者也其得
也不以正則律已取人從可知矣而欲官方之肅士習之端
安可得哉故抑躁競者所以厚風俗端教化勵名節懲廉耻
也名器之濫至今日而極矣應制科者率以捐輸請廩額三
歲而兩試之幾於取之盡泥沙其名則士其實則民也而貿
然無知者率得以倖進行軍者無功而邀顯爵大抵統領之
親戚故舊居其半其伴食於軍營者猶可言也甚有居家安
坐而羽頂煌然升銜疊至凡此者指不勝屈一空城之復一
勝仗之獲虛詞滿紙閱之氣湧將來必至賞不爲恩有有功

而無可賞者醫爵者入錢而竊高位補授遷擢反捷於正途
不知彼捐納之初心是以官爲利也其爲大吏必取之於小
吏爲小吏必取之於民禁隸而俗敗民貧而國亂國家害博
而利微政蠹而民耗未有甚於此者也所以惜名器者尊有
功賞有德養士氣作士志也今日之財上不在國下不在民
而一歸諸墨吏官爲言利之門衙署中有市道焉苞苴肆行
簠簋弗飭其顯焉者也不足爲病也巧取豪奪窮搜極訪婪
索萬端不飽其囊橐不饜其谿壑而弗止彼此交征無非牟
利也賓朋相接無非談利也內自部員外自上憲利不至則
官不顯上下蒙蔽刑不加罰弗及肆然無忌而日取盈焉問
有爲國者乎無有也問有爲民者乎無有也惟知有利而已
矣噫如是安得不病國而殃民今必嚴其典章糾其賄賂成

邊不撤籍沒不貸卽其家資以充軍需使墨吏徒有貪饕之名而無享受之實庶幾此風漸熄又吏之所以貪由於祿之不足以養廉今冗員多而祿微何不盡加沙汰

如裁減工課清還所
有員弁概行革去

而卽以其祿益之俾得盡心於政治而責備乃非過嚴所以懲貪墨者肅官箴清仕途伸國法足民生也三者旣行官途當爲之一變矣夫今日官場所以惟利是趨者大率開之上大吏之利取之於小吏小吏之利取之於民間苟無利焉大吏遭駁議矣小吏干退黜矣升遷無望調補無期卓異薦舉皆孔方兄爲之斡旋也註闕得官皆阿堵物爲之居間也部吏上下其手利不至則例不行天下遂成一利世界嗚呼果誰爲之哉今欲矯其弊上下一切不言利而惟尚公正廉明以清其源庶有豸乎此三者之所以必當嚴也

久任

嗚呼今世之無循吏也久矣蓋由久任之法壞也漢時去古未遠吏咸久於其治有以官爲氏者其立政化民勸多可觀皆爲遠大恒久之計無見小欲速之心此文景之代所以比隆於成康也降至後世此法漸廢其故蓋自科目之制興而一歲所登率數百士鬻爵之例開而經年所積動幾百人當局者虞其停壅遂務爲疏通於是有一歲一易經年一調甚至不數月而去者因此仕若輶闈吏無固志視廨宇爲傳舍量肥瘠爲戚愉循資計日以莫遷改其所設施因循苟簡曾無終歲之計而所有一切因革利弊曾不稔知旋已調任繼之者又好爲紛更令方行而遽廢政未成而旋罷下則無復法守而胥吏得竝緣爲奸不特此也疏通太甚則吏不習民

停壅益久則人浮於缺卽使其任職在位隱有五日京兆之心身家念重其餘則不復措意上下苟且惟日望於祿秩之崇卑厚薄而不計民生之休戚利害弊可勝言哉今當局者苟亟思所以變計則何不斟酌科目之制減額而遠期停沮捐納之條投閒而置散復古者采取輿評之法灼見衆人之真好惡而用舍黜陟之權寓於此焉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入於市與衆棄之猶不失三代之遺意也蓋至愚者民而至公者亦惟民苟治之善入其境未有不知者也自此專責成課報最民便於官吏習於治而政不古若者未之有也

誘諫

古無諫官而師箴瞍賦獻替不絕今雖設有專官而鯁直無聞焉嗚呼此古今升降之大端哉宋元明之弊也臺諫之權

操之相臣簡擢皆其私人彈劾視其意旨而士類之直氣不伸矣卽或御史有所言皆非急務甚者每設爲月課動綴拾瑣屑無當之事登之疏牘謂之應課至於京師餅製之大小餅值之昂賤亦以爲言嘈其可笑也甚矣夫爲上者設此官原欲拾遺補闕繩繩繆格非上以正君心下以肅百僚非欲其噤口卷舌全軀保祿也乃不爲觸邪之解豸而爲助桀之吠犬非作權門之鷹鸇卽同噤寒之蟲鳥豈設官之初意哉惟我國家宏開言路許以風聞言事卽有不盡不實者亦不遽加以罪斥其所以作諫官之氣者至矣中間或有因進諫貶謫者無不立予召還不次擢用恩渥法周亘古未有顧言事一端專責成於御史則言路尙未廣也竊以爲凡在朝諸臣苟有真知灼見亦得許其從容進說指陳利弊弛屈諱之

禁寬指斥之誅而御史則當每歲考績言者有賞不言者有罰如御史所言實有可采已見施行或所舉果爲人望所集所劾果爲衆惡所歸則不獨賞之并遷其官行之久遠而朝廷不肅官邪不斂跡者未之有也此之謂善誘諫者也

近日言路宏開在廷諸臣以及草野之士皆得進言可稱極盛然其中或不免結黨援立門戶自詡清流倡爲異說但知獨抒己臆而不顧國事安危之所繫有時任情彈劾亦幾漸開攻訐之風竊以爲似非盛世所宜有也王韜附識

求言

隆古之世君與民近民間疴癢得以上達而臣下所懷亦得以告諸君尊君卑臣則自秦制始於是交嚴堂陛民視君闕

如九重之遠矣君日尊而日驕臣日卑而日謬於是降交之道無聞凡一切水旱之災寇賊之警閭閻之疾苦牧守之優劣政治之得失舉措之利弊率皆壅於上聞或則知之而不言或則言之而不盡臣下之奏疏所以美其君者以爲比堯舜而猶不足爲君者日不聞其過亦自以爲四方平治聖哲若古而徇馬聲色之欲因以中其心志矣其臣積謬已久欲言而憚於獲咎雖有骨鯁直諫之臣抗顏而披鱗而一士之謬不敵盈廷之諛是以雖諫而不入也故爲君者當震其威嚴誘之以盡言有賜坐之儀有前席之間有造膝之請皆所以求其言也此外專設直言極諫一科許其指陳朝政必洞中利害毋得虛應故事凡府縣之官自外邑詣都者皆行召見溫旨接問詢以民事俾其盡陳無隱蓋其官雖卑而與民

則親也君以求治爲心臣自以治亂之道備陳於上前矣君既與臣下略分言情則臣自傾誠輸納毋敢隔閡矣是以古之君臣際會則風雲契合則魚水而有以聯家人父子之歡嗚呼今其見之哉

理財

今天下理財之急務在乎節浮開流革奢崇儉所以富國而足民者其大要不外於此蓋此乃本也而其餘則末也如開礦取煤鐵入山伐竹木窮人力以盡地利此開財之端一也購機器以興織紝以便工作以利耕播俾工務日廣農事日盛此開財之端二也製造舟艦遠涉重洋轉輸貨物以有易無以賤徵貴俾商賈逐什一之利而卽藉商力以佐國計此開財之端三也闢五金之礦開鑪鼓鑄金銀銅三品之錢流

通民間以裕國用此開財之端四也凡此皆非崇尚西法不爲功而亦非一朝夕間所得遽收其效今欲興利則必先自除弊始夫開流之議人人知之矣所以榷稅抽釐加賦勒捐盡乎細微殆已搜無遺蘊而於節浮之說則未之講也浮費之大者莫如裁河工罷漕運自漕糧改由海運河可循其故道導使北流凡所以築閘蓄水糜帑不貲者一切皆可罷撤南方數省所供漕米二百萬石以充天庾者自南運北計一石之費幾至十餘倍今何不概行折價而另招商運所省何止千萬夫浮費冗食於承平時爲多而尤甚於軍興之際官之冗員宜汰軍之空額宜除乃裁革之詔未乾而漏計之令尋下額外之員溢於常品徒糜祿於事無益一捐局之設一釐廠之開所委大小員弁不可勝紀人浮於事一切可

罷而當局者方藉以此爲調劑官方之濫耗財之源也軍士失伍而支糧如故老弱充數而除籍復登所設各處水師有名而無實所造砲船拖船紅單船率以少報多大半爲提鎮以下所侵漁調遣不敷惟事蒙蔽糧臺多肥橐之人戎幕皆伴食之客軍需之繁病財之本也上下相欺公私竝竭建言者方亟亟於理財之術而不知屢備官斤枝員杜虛數清冒支是未能見乎其大也其次則如尙方監局凡物料之悖出不經無益可省者悉皆裁罷儉德先於君躬而民風自能丕變所謂上行而下效革奢之道卽繫乎此焉今天下競尙奢矣亂離之後仍染繁華舊習衣服僭侈上下無別飲食靡費水陸畢陳其他淫樂奇技惑心蠱志者無一不具身歷兵燹者尙復如此而未經喪亂之地更可知矣痛乎風俗之移人

而奢靡之蠹財也蓋此風之長非一日矣履霜堅冰由來漸矣此賈生所以流涕馬廖所以咨嗟者也夫俗奢而不知禁財靡而不知節當官者皆贋貲而力田者多逐末此亦民窮財盡之秋及今不理後必無措再有水旱何以恤之欲富國者莫如足民欲足用者莫如節用重農桑而抑末作賞廉潔而誅貪墨所以風天下以去奢卽儉也轉移之效捷若桴鼓誠能如是而財不阜俗不康者吾弗信也財阜俗康而天下自治此所謂本也其餘一切理財之說皆末也本立而末舉然後次第行之乃始不止以救一時之急而可以鞏萬世之基

昔在同治初元之春余將以避兵至粵蒿目時期憂心孔棘曾撰臆談四十有四篇略仿杜牧罪言蘇洵權書之意

冀稍足以拯拔時弊欲上之當事不果癸酉冬間承乏日報搜諸篋中尚存強半雖曰陳言亦或可備一得享希知珍懷璞自賞不忍棄捐仍錄之以問世同治十有三年甲

戊夏四月吳郡王韜附識